



我的独库公路

□余江

每个走过217的人心中，都有一条只属于自己的独库公路，尽管沿途的风景是相同的。而对于没有到达的人，可能独库才是差不多的模样。

当我夜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的木屋，当我停在塔里木盆地的西北边缘，盛夏凉爽的风明显刻着天山山脉的痕迹，带着浓浓的西域风情。当我在独山子大峡谷，隔山问候的呐喊，那沙哑的音浪，我相信能够穿越山峰、幽谷的深度，我感觉到时空交错、人间值得。

不知道是遗憾还是幸运，26年后当我只身一人再次飞临这块地广人稀的西域大地，带着小几百号人的使命，也带着几分小确幸。临行前一段时间既定的同事或亲人都因为有新的任务不能共赴山河，将我孤身一人推向那茫茫戈壁和大漠孤烟。我飞行五个小时三十五分到达“地窝堡”机场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。

幸好有乌鲁木齐的朋友王总亲自接机，并一切安排妥当。随后第二天就按照既定计划开始独库公路的旅程。

其实1998年我就和这条路有过一次擦肩而过，那是我第一次的新疆行。那年那月，我和两位友人从乌鲁木齐自驾进发察布查尔县。我们一路向西，行至奎屯，吃完大盘鸡皮带面问当地牧民察布查尔县怎么走？他们不厌其烦地忠告我们走连霍公路一路向西比较好，走奎屯向南翻越天山的217，那太险了，滚石和滑坡是经常发生的。然后还要穿行沙漠，太难走啦（当时的连霍高速石河子向西只是公路）。显然，那时的我与赛里木湖、果子沟、伊犁河更有缘分。

多年以后当独库公路火遍大江南北，我知道，它就是217，它离我愈来愈近了。

今天我全程驾驶了独库公路的盘山道。我是从奎屯服务区坐上驾驶室的，之前的高速路是王总驾驶。历经上千个弯道和无数次上下坡，一直开到巴音布鲁克，当然其中下来多次看景。不知道巧合还是常态，今天我们经历了大部分的晴朗、多云，也享受短暂的下雨、下雪粒子（王总介绍）。翻越天山山脉，不是一座山，而是要翻越几座山峰，我没有查阅资料，自己感觉单程有五座山峰吧。所以我们反复看到山脚下牛羊成群、绿草如茵的天山牧场；半山腰的山川烂漫，碧玉湖的那份蔚蓝和被阳光偏爱的时光，以及山顶只有零上6度的

冬日风光。

当然，对于黄海之滨、全国唯一没有山的地级市的一员，令我最震撼的是3500米海拔以上的天山之巅。那古远的冰川在骄阳下坚如磐石，恍若隔世。难怪有人说：看一次雪山、冰川就等于看一次心理医生。我不知道它们成形于何年？也不知道它们还能坚守远古使命多久？我看到了顷刻间落下的硕大雨滴、还有被称为“雪粒子”的“太阳雪”，天山的冰川一定有上苍的眷顾，若不然，何以屹立千年！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又岂是人类可以肆虐！我婉拒了王总多次拍照留影的建议，我担心我滚烫的内心会伤害到古冰川的那份坚毅。

夜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木屋，倦意和疲惫慢慢弥漫起来。我迷糊地回忆这一天的天山之路，似乎是多年前的那一场并没有错过。六个多小时集中注意力的驾驭，山谷错落，弯移景异。反复交错的时间空间和视觉上的概念差，反而让我转换得越发简单，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好让我生发更多的卑微感，也清空了很多的尘念。尘埃的伟大就在于它始终在落定、安放自己。

文字和照片可以记录风景，但无法记录天山给予我的感动和深邃。

这盘山路，看起来曲曲折折，走起来跌跌撞撞，却是扶摇直上。其实独库公路，来路和归途是同一条，全凭路上的一条橙色的线截然分开两道相向的车流。人们共同坚守契约规则，鱼贯而行那么永远畅通无阻，最为便捷，众人皆能如期如愿；如果谁逆势而动，逆向而行，那是极其危险的，轻则车祸、添堵，重则不可言状。另外我还发现，独库公路全程没有岔道，虽是艰险，其本身就会指引人们一路向前、高歌猛进。人生也是一定有太多这样披荆斩棘的路，纵使千万，我只独自而来、而去；纵使千万，我依然不惧、不拒；纵使千难，我也只会坚守那份执着。

今夜，我在巴音布鲁克；今天，我走过独库。这是一条天路，这是一条千余个弯道和无数艰险的来路。

我不幻想有那么一个时段能把所有的弯路走完，我更不期盼余生皆是坦途。我是来看独库公路的，我也不是只看独库公路的，我是来看，独库公路上那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……

作者简介：江苏建湖人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补丁

□虹雷

补丁这个词，现在听起来多少有些陌生，但在过去是随处可见的。只要提到补丁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衣服。

那时物质还较匮乏，很多东西都要凭计划，棉布当然也不例外，因此在衣着上，一般人很难穿出一身没打过补丁的衣裳，就连县社的干部们，衣服上也是很少没打补丁的，尤其是裤子。补丁有土洋之分。土补丁是用针线手工缝上去的，布块不太平整，针脚疏密不一。洋补丁是用缝纫机补的，布块剪得大小适中，缝得也较服帖，色差相对接近。土补丁大多是农家妇女的手艺，难以讲究色差，找块布只要把破洞遮住就行了。用缝纫机打补丁的，一般都是比较讲究的人了，普通百姓没这么讲究，也讲究不了。

其实打补丁的何止是衣裳？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有补丁。锅烧漏了，碗打破了，缸盆裂了，这些东西不是坏了就随意扔的，扔了就会给生活带来不便。一口锅虽说只有两块多钱，可这两块多钱可不是家家都能拿得出的，补一下毕竟还能用些时日。加上计划经济年代，买东西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，哪怕是一盒火柴。补锅没多少技术含量，走村串户补锅的，大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。他们隔三差五地到庄上走一趟，一路走一路吆喝：补锅喲！声音传得老远。家里有锅漏了的，就拎出来补一补。补锅论眼算，在沙眼上打一个补丁多少钱。补锅很简单，剪两片一分钱大小的小铁皮，中间铳个眼，抹上油灰用铆钉铆住就行了。如果是锅底裂了缝的，那就要溶化铁水修补了，那个要麻烦得多。碗缸盆罐等陶瓷器皿的修理补锅的修不了，那要等锔匠。所谓锔匠，也就是打锔的。锔是一种铁件，将一块铁板的两端捶尖，将尖端部分再折成九十度的角，涂上油泥嵌入物体，将原本分离的两个部分固定到一起就行了。锔有大小之分，修船架屋用的是铁匠铺里打的大锔，锔碗盆之类用的都是铁丝锤成的小锔。俗说没有金刚钻，不揽瓷器活。锔匠玩的不是锔，是金刚钻。没有金刚钻，瓷器上打不了眼，锔就沒处生根。锔匠在坏了的瓷器或陶器打上眼，然后在创面上涂上油泥，重新安装后打上锔就成了，简单得很。不过补过的锅，不能铲锅巴。打过锔的缸，不能常挪动，否则稍有不慎，就前功尽弃了，因为这些器皿补丁只能打一回。

在草屋上打补丁那可说是家常便饭的事了。那时家家草屋，屋上盖的不是穰草就是茅草。若是刮起一阵狂风，吹飞了屋上一团草，正如杜甫所吟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”草刮飞了，你得赶紧再找一团草给草屋上打个补丁，迟了，要是再来一阵狂风，就会来个“多米诺”效应，刮飞的可不是一处两处了，说不定能把屋上的草全部刮飞。屋上要打补丁，墙上也要打。墙是土垡头垒的，要是有一处被雨水泡坏了，天晴后也得赶紧用烂泥糊上去抹平了，这事一点懈怠不得，防微杜渐，一旦面积大了，就会有倒墙塌屋的危险。

那时生活中有许多这样那样的补丁，其中不少看似不是补丁，其实也是一种变异了的补丁。比如吃的，大多数人家饔飧不继，糠菜半年粮，这糠菜就成了维持生计的补丁。桌子横档断了，承重力差了，一碰就晃，用铁丝或绳子缠绕一下继续用，这捆扎物不是补丁是什么？家里所有家具或用物，能将就用的绝不废弃。这绝不是什么节约，是无奈。市面上木材没处买，家具坏了，能用钉拴的就用钉拴，不能拴的就用铁丝捆扎，修修补补将就了事。能用就行，顾不上好看不好看。

自古至今，补丁从未消失。高楼大厦，年久难免修葺。名贵衣物，未必见疵就扔。道路破损，破路埋管，这些都会留下修补的痕迹。总之，补丁掩盖的是瑕疵，存续的是希望。在某种环境下，补丁也是一种动力，一种警示，让人更懂得珍惜的含义。

作者简介：虹雷，原名严虹雷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发表小说散文300余万字，出版长篇小说5部、小说集3本。